



大安溪上的橋變

把文明與荒野繫兩端

◎瓦歷斯·諾幹

我所居住的Mihū部落（今和平鄉雙崎，清時稱埋伏坪）位在大安溪畔左側高起的平臺上，寓居的學校宿舍瀕臨崖邊，從北高地向下望，一座年初新橋橫跨河面，來往行車川流其上，很難想像三十年前這原本是危石亂流之所，每年大雨過後野溪暴漲的情景與外人對族人的稱呼相屬一致——其性甚野。

百年以前，清朝有位名喚林朝棟的武官來到此地討伐我們北勢群族人時，就苦於大安溪水橫流，只好選擇冬日越過寒冷的淺流卻常遭族人暗襲，他所帶來的大軍最深入的地方也只不過是離東勢角（今東



勢鎮）十三里外的埋伏坪罷了！當時族人如何過河，難道無橋？橋當然是有的，但是行走其上必然要有十足的勇氣；日據時期，人類學者伊能嘉矩初履本地，面對大安溪的激流急湍只能危懼的頻呼「若一步之失，人將有身在千仞水潭之奇險」，當時族人所造的橋也僅以「三根藤條並排架而結之，左右加上橫藤條：人行時，兩手把橫條，履於縱條上行之，行至中位時全體左右搖動，令人心寒。」之後，此類的動魂搖魄也在伊能嘉矩日後的田野調查中不斷出現。當年，這些橫跨山澗的藤橋，是族人前往文明市集交換物品的通路。

伊能所稱的這種「左右搖動」的橋也曾在我的童年次第出現，那時的藤橋已改為碧綠的竹橋，時日一久，色澤轉為黃褐。族人恆常將三支新竹併成橋面，以一根長竹彎成弧形做為扶手。那時是因為結婚的喜事，我們來到雪山坑至對面士林的河面上，族人一路唱和，在竹橋上攜手而過，每至橋中央，搖動的橋面宛如橋下的波浪一般動盪不已，老人家總會告誡晚輩眼睛要向前望，不要盯看河面；有一次我耐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不住好奇往下一望，果然是動魂搖魄彷彿一雙無形的手正由河面抓攬而來。那些童年時架在部落間的竹橋，正是族人姻親、交往、狩獵、旅遊的通路。

多年以後，竹橋大抵改為堅固的水泥橋，但是大安溪的河水還是看不起偷工減料的泥橋，照例豪雨過後是一片瘡痍滿目。七〇年代，運行各式水果已成為部落中橋最重要的功能，我依然還清楚的記憶年少時的一場颱風，父親與族人眼睜睜的將一箱箱快要熟爛的鶯歌桃放於水流，讓它與潰決的泥橋一同流到台灣海峽餵魚群，那一年，部落的果樹開得多燦爛。時至今日，一座座的新橋霸跨大安溪，它像一隻隻臂膀，將文明與荒野緊緊的握著，可惜的是，族人將荒野的美德散盡山林，卻將文明的渣滓塗滿山野。

當我在部落與族老聊天時，族老總會說起關於橋的口傳，那是一座彩虹的橋，也是一座告誡的橋。相傳人死後必上彩虹橋，祖靈根據族人在世上的行事是否依據Gaga，有善行者，通過彩虹橋直抵祖靈之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所；惡行的族人掉下彩虹橋淪入惡魔地域遭受苦難。我於是知道新橋舊橋都是橋，人行橋上更要帶著一座「心中的彩虹橋」，只要心中的橋不變，橋便是通路，交換物品的路，更是人與人之間的姻緣路。

（社會組 優等）